

冬日火塘暖烘烘

■卢兆盛

在柴火还没被电与煤气取代之前,老家一带,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用来做饭、烤火的火塘。

火塘通常设在厨房尽头靠墙处,四四方方,四周都用砖块围砌,一面紧挨着墙壁,另三面边上摆着凳椅。至于火塘的大小,则由各家视厨房面积宽窄而定。

火塘中间立着一个约一尺高的圆形铁三脚架,是烹饪或烧水时用来放置锅具的。柴火在三脚架下燃烧时,火苗呼呼往上蹿,火光四射,整个火塘都散发着腾腾热浪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老家人生活拮据,冬天了,身上仍穿得很单薄,大人小孩一旦得空,便都拢到火塘边烤火取暖。可以说,严寒的冬日,火塘是家里最温暖的地方,而冬夜则是家人们团聚在火塘边最多的时候。晚饭后,一家人团团围坐在火塘边,一边烤火,

一边聊天,打发着冬夜漫长的时光。

我们这些小孩儿生性好耍贪玩,但在外面玩够了,还是得乖乖地回到家里的火塘边。冬夜里,我们几兄妹最喜欢缠着奶奶讲故事。

燃烧着柴火的火塘,也是煨烤美食的好地方。这些年流行的围炉煮茶,或许风雅,但小时候的冬日火塘美食,更为乡土。

把红薯埋入厚厚的、闪烁着火星的柴灰里,用不了多久就会煨熟。拿火钳夹出来,拍去火灰,剥掉薯皮,便可大快朵颐。诱人的薯香味,远远都就会闻到。入冬后,新打的红薯粉特别筋道,嘴馋的我们时不时拿些粉条插入火塘里煨烤。圆圈的粉条在灰里受热后迅速膨胀,变成一根粗壮的白白的棒棒,吃起来,松脆爽口,香气四溢。

后来乡间可以养猪了,每年杀年猪那天,是我们小孩儿最快乐的日子,不仅

填充元旦

■张凌云

新的一年近在眼前,再一次想起有位大学好友30多年写过的这个题目。也正是这个题目,每每在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会警醒我:又将告别既往,你拿什么来填充元旦呢?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二十岁时,常会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,念叨起朱自清的《匆匆》:“你聪明的,告诉我,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?”三十岁时,还会暗自多一分庆幸,认为自己还没到蒋捷所说“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”的年龄。而今到了知天命之年,虽然心里默认了俞平伯的《中年》:“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,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,可是走得近了,空罩渐减……憧憬既已消释了,我们遂坦然长往”,但内心还有些怅然若失,总没有那么云淡风轻的。

2023年似乎过得太快。或许是疫情结束后抱有太多的期待,或许是年复一年时间像行驶在开阔原野的列车,越来越带有让人不易察觉的加速度,有些感觉还没进入高潮,却已经熬

了尾。其实许多年份都是这样,人心总是容易懈怠的,始终保持激情澎湃的状态极难,卓尔不群如陶公,在表露“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”豪情的同时,亦有着“荏苒岁月颓,此心稍已去”的慨叹。若论成绩,这一年太过平庸,升官发财既非吾愿,自当绝缘,全年省刊以上发表作品不足10篇,相比去年几乎减半。更主要的是,进取精神不足,多年的写作生涯又进入了新的瓶颈期。

前些日看了一篇有关尼泊尔的文章,配以各式图片,颇有感悟。尼泊尔并不是个发达的国家,但大凡到此旅行的人,都会钦羨这个国度人们的从容达观。“很羡慕他们脸上简单而幸福的笑容。尽管物质条件并不宽裕,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坚定而富足。也许是因为信仰,也许是与信仰无关的那些东西,每个人都仿佛活得如同热带植物一般丰盈繁茂。”是的,许多时候,我们活得太累,活得不快乐的根源,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羁绊和束缚。

包括我们的所谓精神追求。譬如写东西,应顺从内心自然的呼唤,不能为了

放飞纸飞机

■杨德振

晾干,重新再叠。一张纸显得弥足珍贵。

到后来,作业本不够做作业之用,老师发现作业簿越来越薄了,便知道我们“另作它用”了,便把我们狠狠批评了一通,还顺便向家长“告状”。父亲不由分说,往往用细米条直接抽在我屁股上,打几下算作“警示”。

为了叠好纸飞机,每逢有飞机经过村庄上空时,我们便跑到山冈上去观望。那时村庄附近的高山上还有民航导航台,村庄上空是飞机的必经之地。看清在空中翱翔的飞机的轮廓,我们对自己制作的飞机更加有信心了。

后来,我们还另辟蹊径,就地取材,找到大队部里的各种废旧报纸作为原材料,制作“大飞机”。报纸柔软很多,折叠出来的“大飞机”普遍飞不高、飞不远,让我们很沮丧、很失望。

刚开始,大队干部还以为我们从小喜欢读报纸、“紧跟时代步伐”,后来发现



彭老师

■郑海青

前不久,中学同学群里一位同学发了条信息:彭健民老师去世了……同学们顿时一片凄然。那一刻,彭老师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在我眼前……

彭老师是衡东一中的化学老师,曾经教过我一年初中化学。虽然教我的时间不长,但他是那种注定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人。

彭老师生于上世纪40年代,他个子不高,但身板很结实,经常见他背着手在校园里碎步而行。彭老师是典型的国字脸,花白的头发一根根向上竖起,颇有岳飞怒发冲冠的气势。他不修边幅,经常胡子拉碴也不以为意。虽然长得棱角分明,不怒自威,但彭老师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,可以说是迷之微笑,如果遇到熟人,那就笑得更开心了。当他开怀大笑时,就能看到一口被香烟熏得“锈迹斑斑”参差不齐的大黄牙。

彭老师说话很快,音调很高,像开机关枪,一口“厂矿普通话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为了完成“两弹一星”、能源开发、机械制造等“国之重器”工程,成千上万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汇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工作。大家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交流,后来慢慢变异趋同,就形成了各种厂矿普通话。也许彭老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吧。听说彭老师的父亲的确是参加过重大科研攻关的老一辈科学家,如今彭老师的儿子也成了科学家,彭老师承前启后,功不可没!

彭老师的儿子是我校友,虽然只比我大一岁,但却高我几级。他属于超级学霸,小学阶段就频频跳级,到了中学更是一枝独秀,考到了中国科技大学,如今已经成为量子学领域的领军人物。

彭老师动手能力极强。他曾经买来自行车的零配件,靠着螺丝刀、扳手等几件简单的工具,自己组装了一辆自行车。至于维修什么家用电器,就更不在话下。研究表明,喜欢拆装东西的人往往蕴含了很大的创造力。假如彭老师生而逢时,很可能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彭老师几乎天天穿着一件天蓝色的中山装,领口和袖子已经磨得发白。炎热夏季,他则穿着一件白背心。如果仔细观察,还会发现彭老师的衣服上有一些小洞,据彭老师说,那是在做化学实验时被溅出的腐蚀性液体腐蚀的。

彭老师的课非常精彩。他声如洪钟,振聋发聩,最后一排的同学都能听得清清楚楚,想打瞌睡根本没辙;他注重实践,带着我们做一个个有趣的化学实验,感受科学的乐趣;他循循善诱,通过设问引导我们主动思考。彭老师上课最常用的口头禅是:“有同学就会问了,老师呀,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?”一般这种情况,想开小差的同学都会支棱起耳朵,听彭老师说出其中奥妙。彭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,而是不断激发我们的科学想象力,他永远充满激情,充满力量,粉笔板书银钩铁划,写错了字,直接大手抹去,返身又腰继续讲课,弄得全身都是粉笔灰也毫不在意。每当讲到兴起时,他大手频频挥舞,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三军统帅。

彭老师对物质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要求,蓝色中山装、绿色解放鞋就是他的标配,但他的精神世界是富足的,从他永远笑眯眯的眉角和整天忙碌的身影里就能切身感受得到。

毕业后,我只见过彭老师两三次,每次他都笑着和我打招呼,精神矍铄,风采依旧。看着他硬朗的身子,听着他爽朗的笑声,加上乐观豁达的心态,我想彭老师一定会健健康康,长命百岁,可没想到……

“有的人活着,他已经死了;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。”我清晰地记得在30年前,彭老师用白磷燃烧的化学实验,告诉我们“质量守恒”这条颠扑不破的定律。物质不灭,精神不朽。我相信,彭老师的品德风范必定会长存于天地之间,铭刻在我们记忆深处,激励更多的人奋勇前行!

彭老师,我们深深怀念您!

制图:何芬